

追
憶
沈
剛
伯
老
師

趙 雅 書

剛伯老師已經去世一週年了，老師的晚年雖



然久病纏綿，身體衰弱，但是多次住院，均能平



(上) 沈剛伯教授八十壽辰，屈萬里先生致送紀念文集。(下) 沈剛伯教授(左) 為八十三歲新郎毛子水教授(右) 證婚後舉杯向新婚夫婦祝賀。

安無事，天祐我師，我的心中從未想到，竟有永訣的一天。前年六月底當我臨來日本的前夕，還特別到老師府上辭行，他的起居行動雖然有點不方便，但是神智還非常地清晰，說話也一如往常地有條不紊，師母與正勝兄隨侍在旁，大家愉快地閒談了一個多小時而且那時正好念祖師妹即將自美返台，老師在談話中，還不時露出了一些欣慰的神色，臨告辭時我曾向老師說秋季回國後立刻再來看您的，老師連聲說好、好，沒想到這一次的見面居然成爲永訣，此情此景猶在眼前。當告辭時，老師竟再三地向我道謝，並且說了聲再見，這是一件有點反常的事情，當時並未會注意，因多年來，我每次去拜訪老師，均未曾聽他道過再見，且學生去看老師又何值言謝呢？如今我的事後先見之明，似乎覺得老師有訣別的心意，於今想及，不禁一陣悲從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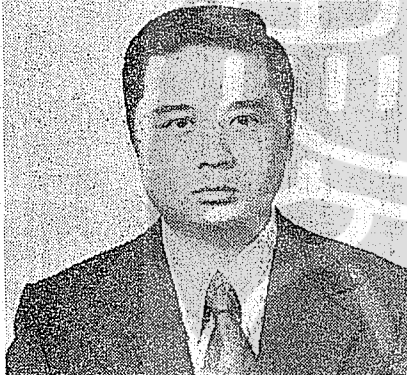
來到日本之後，研究工作既忙，所參加的學會又是日程緊湊，一直未能安下心來好好地寫封信向老師問安，這是我內心所深感遺憾的。去年七月中旬，內子張歲也來到日本，行前亦會到老師府上辭行，據她說老師的精神有點不濟，但其

他一切都還好。去年七月下旬，我在京都接到了曾才兄的來信，提到老師又再入院，病情稍重，但仍感到老師吉人天相，諒不久即能恢復健康，回家休養的。之後，我與內子同赴廣島，而於八月五日晚上返回東京，當晚在友人處看到了中央日報航空版，方才獲悉剛伯師於七月三十一日清晨逝世的噩耗。秋季回國時拜候老師的諾言已經無法實現，遺憾、懊悔、悲哀一時交雜在我胸中。及見到甫自台北來到東京的欽仁兄，聽他談老師去世前後的詳情，哀傷的情懷只有令我更加不能自己，面對欽仁兄，我默默無語地感慨人生真的就是如此嗎？

記得第一次見到剛伯師，是在民國四十九年，我剛考進台大歷史系的時候。是年暑假，老師擔任中國訪問團的團長，應邀赴韓訪問，在漢城時適逢韓國軍人政變，乃能親自目睹當時的情況



(上) 沈剛伯教授早年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時的照相(下)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作者趙雅書博士近影。



伯師的計分嚴

對於一個史家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所以剛伯師回國演講的海報剛一貼出，立刻轟動了全校。我以前即已聽學長們說及文學院院長的頭髮是台大師長們的三景之一，正想一睹廬山真面目，況且還有一場親遇政變的經驗可聽，豈能錯過良機，隨着人潮，我也擠進了普三教室。老師一進場，那頭衝冠的怒髮，果然名不虛傳，但是比頭髮更加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老師的講演。出口成章，絕無廢話，固不用說，句句珠璣，即是絕妙好詞，使我初次體會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的含義，而由衷地感佩剛伯師的學問淵博，識見遠闊。

剛伯師雖久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但主要還是專任歷史系教授。大二時我選修了他的希臘羅馬史(上學期講希臘史，下學期講羅馬史)，本來我對西洋史並無太大的興趣，選這門課純是一種

慕名的心情，當時聽課的人很多，正式選課的却是極其有限，大概是聽說剛

格吧！一到考試，人起碼跑了一半。我硬着頭皮堅持到底，學期末了我的成績雖是平平，但收穫却是極大，自己後來雖然沒有走向西洋史的研究途徑，但是對於西洋史的概念，剛伯師已為我打下了一個稍具水準的基礎。剛伯師的講課，實可用「深入淺出」一語概之。「深入」易，「淺出」難，聽老師的課如春風蕩漾，令人陶醉，又如步入寶山，從無空手而回之時。在自己也身為人師的今天，使我更加地想念剛伯師的諄諄善誘，引人入勝了。老師講課，都是他數十年來所蓄積才學與識見的結晶，我很希望學長及同學們能將老師講課時的筆記，與一些演講稿整理問世，這不僅是紀念老師的最高敬禮，更將是學界的無上瓊寶。

考研究所碩士班時，剛伯師是當然的出題及口試委員，那時除了筆試、口試之外，還要繳一篇論文，記得剛伯師與方師杰人的問題最多，啓我教我，關懷實是備至，假使今天我在學術研究上，還算有些許成就的話，全是他們兩位傳道授業解惑之功了。剛伯師門下的高材極多，他的衣鉢必有傳人，我自己生性篤鈍，不足於及此，外牆猶可一窺，入門何敢期望，而且自知大學四年之內，剛伯師對我的印象只是泛泛而已，但是由於這一次碩士班的口試，我的青年血氣，出言無狀，而使剛伯師對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發生了興趣吧！

他說：「你弄的題目很有意思！但應走向純學術研究的路子。」

(下轉23頁)

(上接15頁)進了研究所之後，我改治宋史，是由杰人師指導，但還繼續選修剛伯師的課，師生間的往還，請益，倍增於前，尤其是民國五十六年剛伯師辭去文學院院長，而專任歷史系教授以後，彼此談話的機會就更多了。翌年夏季，考博士班時，我提出宋代蠶桑業的專題研究，剛伯師是口試委員，但是他除了鼓勵我將研究範圍擴展到中國農業史之外，並無任何的質詢，如此順利地通過考試，還是生平第一次的經驗，自己感愧之餘，唯有將老師對我的知遇厚愛深植於心了。

民國六十一年夏，我提出博士論文，完成了在台大的最後學業，教育部舉行口試時，剛伯師是委員會的主席。後來爲了謀職，處身進退兩難之際，台大適又發生人事糾紛，而弄得杯弓蛇影，人心惶惶，剛伯師居然破例出席系務會議，鼎力支持我。我的才識本屬平庸，雖然勉強強程門立雪，絕不敢望其堂奧，但是老師對我的愛護、照拂，十數年如一日，於今之世，除了方師杰人之外，更有誰人如此待我？其恩浩翰，知遇難逢，剛伯師的去世，怎不令我仰天浩歎，衷心哀慟呢？

剛伯師外表嚴峻，內心却是極其慈祥，雖然不拘虛禮，却能擇善固執，堅守原則，尤其是提拔學生，獎掖後進，以自身爲階石，不遺餘力，實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每一念及剛伯師，我都會不期而然地想到這一段話，唯有剛伯師足以當之了。民國六十年暑假，我自日本返國省親，正是八月熱浪來襲的季節，耀東兄提議邀剛伯師赴福隆海濱一遊，老師仗儷欣然允諾，前後同學隨行者很多，現在

也沒法一一敘及了。到了海濱，剛伯師也隨俗地打光腳在沙灘上散步，一邊開心地說着：「這還是生來初次如此，赤腳真是比穿鞋舒服多了啊！」呈現出一片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這些珍貴的鏡頭，我都逐一地攝入我的彩色幻燈片中，現在却成了我終身珍藏的紀念了。是晚就在海濱住宿一夜，剛伯師與我們縱談古今，指證精闢，句句動人心魄，音容宛在，恍如眼前，但是昔日歡笑，豈能再得！

剛伯師不僅博學多識，更具有史家先見之明的遠見，民國四十一年、二年後，廣祿先生在台大教授俄文課程，廣先生是錫伯人，諳滿文，剛伯師爲不使絕學中斷，乃毅然延聘廣先生至歷史系開滿文課，十數年間果然作育不少人才，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李學智先生，台大歷史系的陳捷先先生等，均是廣先生門下的得意弟子，內人張歲亦於廣先生的晚年忝列門下，台大畢業後才能順利進入台北故宮博物院，參加檔案的整理工作，如今廣先生已去世有年，倘當初無剛伯師的提倡之功，滿文這門課程或將淪爲廣陵絕響，而故宮所存的一批滿文檔案在今日說來，亦將有如一堆廢紙，而乏人整理不能利用研究了。民國六十一年東亞阿爾泰學會在台北召開時，共舉剛伯師爲大會主席，其因即在此。現在台灣阿爾泰學的研究正值萌芽時期，今後的加強研究，日新月異的進展，實未可預料，但這將是剛伯師在天之靈所願早日見及的願望。

剛伯師生前，屢在談話之中，要我們隨時注意北疆的俄羅斯，並且鼓勵我們加強北亞、西亞

史的研究，關心邊疆的問題，不僅是他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卓識，同時也是書生報國的真心表現，剛伯師稱得上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了。但遺憾的是這些談話，我們一直未能忠實的紀錄下來，這真是一個再也無法彌補的損失了。其次是，辛亥革命時，剛伯師正在湖北武昌，親身見聞到現代中國革命史上最光輝的一頁，當有許多足以爲正史之資的直接證言，由於我個人曾一度負責過某一口述歷史的工作，故曾想替他做一些口述自傳的錄音，但是總以爲剛伯師可以活到百齡以至於無窮，而自己的工作既繁忙，又有雜務俗事纏身，一拖再拖，於今憶念及此，懊悔莫及！

行文至此，又在中央日報航空版上拜讀了沈宗瀚先生悼念剛伯師的大文，衷心更加感愧。我能認識宗瀚先生，是出於剛伯師的引介，剛伯師的本意是希望藉着合作執筆的機會，要我向中國農學大師宗瀚先生求教，而在其指導之下完成一部中國農業史的著作，當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師命豈敢不從，更何況又是自己平生志趣所在。但是剛伯師對我能力估計過高，加以自己年輕好勝，一些雜務承諾太多，以至於撰寫工作非常遲緩，迄今還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書稿而已。

去年暑假前來京都研修，主要的目的就是潛心於農業史的撰著，沒想到工作剛剛開始，却遽聞老師的噩耗，心中豈能不慟？剛伯師生前常以「率性而行，但求合乎天理。」示人律己，言猶在耳，人已仙去，天命也乎？天命也乎？爾今只有暫時強忍住個人一己的哀慟，繼續提筆，早日完成中國農業史的撰寫，方能一報老師對我的知遇之恩了。